

从江口县逆锦江的源流太平河而上，两岸山体越见雄奇。过了苗族、土家族和汉人杂居的盘溪寨，进入到自然保护区，葱葱郁郁的山峦开始收拢，河床变得狭窄而幽深。黑湾河监察站，一幢砖砌的三层小楼，坐落在河湾的尽头。站长是一个高个子黑瘦的中年人，我见到的那两条活的蕲蛇就是他从外来偷捕的人手里扣下的。他说这河溪两岸野麻叶中蕲蛇特别多。

“这是蕲蛇的王国，”他说。

我想多亏了蕲蛇，这片近乎原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莽才保留至今。

他当过兵，又当过干部，到过许多地方，他说他现在哪里也不想去。前不久，他拒绝了公安局派出所长的职务，也不愿到保护的种植场去当场长，就在这里一个人看山，他看中了这山。

他说五年前还有老虎到村寨里偷牛吃，现在当然再也没有人见到虎的踪迹。去年，山民打死过一只豹子，他没收了送到县里保护区管理处去的。骨架子用砒霜泡过，制成了标本，锁在标本室里，竟然被人偷走了，据分析是从水管子爬窗户进去的，要是再当成虎骨卖了泡酒，喝了那可就长寿了。

他说他不是生态保护主义者，他做不了研究，只是个看山人，在保护区里修了这么个监察站就留下不走了。他这小楼上有几间房，可以接待各地来的专家学者，做调查也好，采集标本也好，他都提供方便。

“长年在这山里你不觉得寂寞？”我见他有家小，问。

“女人是很麻烦的事。”

他于是又讲到，他当兵的时候，文化革命中，女人也跟着胡闹，有个十九岁的姑娘，曾经参加民兵训练，当过省里的特等射手，武斗中跟着一派上了山，把围剿的战士，一枪一个，一连撂倒了五个，连长急了，叫抓活的。后来她子弹打光了，被抓住剥个精光，叫一个战士一梭子冲锋枪从阴道里打进去，打个稀巴烂。他也在小煤矿上待过，当过管人事的干部，矿工们为个女人火拼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，那为女人闹出的一般纠纷就多了。他也有过老婆，分手了，也不打算再娶。

“你可以来这里住下写书，一起还好喝酒。我每顿饭都喝，不多，但都得喝点。”

一个农民从门前河湾的独木桥上经过，手上拎一串小鱼，他招呼了一声，说有客人来了，要了过来。

“我给你做麻辣小鱼吃，正好下酒。”

他说要吃新鲜肉也可以叫农民赶集的时候捎来。离这里二十里路最近的寨子有家小铺，还能买到烟酒。豆腐更时常吃到，哪家农民做豆腐总有他一份。他还养了些鸡，鸡和鸡蛋都不成问题。

正午，我便同他在青山下，就麻辣鱼和他蒸的一碗卤肉喝酒。我说：

“这可是神仙过的日子。”

“神仙不神仙，反正清静，没那么多烦心事缠人。我事情也简单，这上山只有一条路，都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尽到我看山的责任就是了。”

我从县里来就听说他这黑湾河管区最好，我想也因为他这样淡泊的人生态度。用他的话说，他同这里的农民都玩得来。每年开春，有个老农总要送他一包干草根。

“你进山的时候嚼一段在嘴里，蛇就避开你。这里的蕲蛇可是要人命的。”说着，他起身到房里拿来了一个草纸包，打开递给我一支褐色的草根。我问是什么草，他说他不知道，他也不问。这是山里人祖传的秘方，他们有他们的规矩。

他说从这里上主峰金顶转一转，来回得打上三天。带上米、油、盐，再弄点豆腐蔬菜和鸡蛋。在山上过夜只能睡在山洞里，洞里还留有给前些时来科学考察的人员用的几床棉被，可以御寒。山上风大，很冷。他说他去村里看看，找到个人的话今天就可以上山。他过到独木桥那边去了。

我随后也到河弯边转转。浅滩上河水活泼，阳光下清明晶亮，背阴处则幽黑而平静，又透出几分险恶。岸边树林子和草莽都过于茂盛，葱郁得发黑，有种慑人的阴湿气息，想必是蛇们活跃的地方。我从独木桥又过到对岸，林子后面有个五六户人家的小村寨，全是高大老旧的木屋，墙板和梁柱呈黑锈色，可能是这里雨水过于充沛的缘故。

村里清寂，没有一点人声。屋门一律洞开，横梁以上没有遮栏，堆满干草、农具和木竹。我正想进入家里去看看，突然一只灰黑毛色相杂的狼狗窜了出来，凶猛叫着，直扑过来。我连忙后退，只好回到独木桥这边来，一面仰望着监察站这幢小楼后面阳光中青灰色的庞大的山体。

我背后传来女人的嘻笑声，回头见一个女人从独木桥上过来，手里舞弄一根扁担，扁担上竟然缠绕着一条足有五六尺长的大蛇，尾巴还在蠕动。她显然在招呼我，我走近河边，才听清她问的是：

“喂，买蛇不买？”

她毫不在乎，笑嘻嘻的，一只手扣住蛇的七寸，一手拿扁担挑住盘绕扭动的蛇身，朝我来了。幸亏站长及时出现，在河那边，朝她大声呵斥：

这女人才无奈退回到独木桥那边，乖乖走了。

“疯疯颠颠的，这婆娘，见外来的生人总要弄出些名堂，”他对我说。

他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农民替我当脚力和向导，先要安排一下他自己屋里的事，再准备好几天的米和菜。我尽可以先走，那向导随后就来，山里人走惯了山路，挑上箩筐一会就能赶上。这上山只有一条道，错不了的，前面七八里处有个早先开发过一半又作废了的铜矿场，如果还不见来人，我可以在那里先歇一会。

他还叫我把背包也留下，那农民会替我挑去，又给我一根棍子，说是上山时省些力气，还可以赶蛇，并且嘱咐我嘴里嚼一段他给我的那干草根，我便同他告别。他留个平顶头，面孔黑瘦，满脸胡子渣，向我挥挥手，转身进屋去了。

如今，我不免怀念他，他那实实在在淡泊的人生态度，还有那郁黑的河湾的独木桥那边，

那村寨里黑锈色的木屋，那凶狠的毛色灰黑的狼狗，那挑着扁担玩蛇的疯疯癫癫的女人，似乎都向我暗示些什么，就像那小楼后苍莽庞大的山体，我以为总有更多的意味，我永远也无法透彻理解。